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小镇“别墅”译《雪国》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五十余种。

教授有别墅如今并非多么难以置信的事。但我的“别墅”绝对难以置信。价钱最低：5万！不是5万英镑，5万美元，而是5万人民币。不仅价格低，环境也好，三间砖瓦房，半亩菜园，所在小镇森林覆盖率85%，天然生态氧吧。相比之下，城里动辄三五百万冠以洋名的别墅，不过是小孩过家家的玩意儿罢了。

“墅”者，“野”、“土”之谓也。无野无土，墅自何来？说句粗话，纯属扯淡。

“别墅”是去年暑期买的。一年来给我庸常的生活带来了兴奋和期待，也带来了浅薄和猖狂：东京巴黎算什么，华盛顿夏威夷又怎样？哼！

假期终于到了。下午四点青岛起飞，一个半小时抵长春，再一个小时到“别墅”。正是夕阳落山时分，金色的夕晖把小院镀上了梦幻般的光彩。凤仙花如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精灵，鲜活生动，多姿多采。番薯花如小向日葵般扬起一张张娇嫩的脸庞，红色、粉色、黄色，雍

容华贵，相映生辉。大波斯菊娉婷婷婷，仪态万千，毅然挑起世界上所有的彩蝶。最显眼的到底是一排万年红，红得透明，红得鲜亮，红得轻盈而倔强——便是这些美丽的花将我在大门口夹道送往房门口，于是我神气得如走向领奖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前去颁奖的瑞典国王。花径的一侧是蔬菜：西红柿胀鼓鼓的，有的胀裂了，裂出月牙形的嘴，如动漫笑脸；一架架四季豆则如一堆堆绿色的火焰，上面缀满了惊叹号。此外还有茄子、大葱、辣椒、香菜、芹菜、韭菜……菜是大弟帮我种的。没施化肥，没喷农药，依他的说法，“百分之百纯天然绿色”。

是啊，绿色！绿色是所有彩色的根据，是所有美的前提。这样的美当然不在城里而在乡间，在乡间的大自然。无须说，自然美是最完全最合理最自足的美。

我在美的拥抱中开始重译川端康成的《雪国》。众所周知，《雪国》是使得川端走上并非虚拟的诺贝尔文

学奖领奖台的名作，尤以表现“日本美”为人称道。译的当中我明白了，在川端那双以凝视空虚或虚空而广为人知的眼睛看来，美的前提是洁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表现是徒劳。“洁净”（清潔）、悲哀（悲しい）和徒劳（徒勞）是《雪国》的点睛之语。容我就此借题发挥。

“洁净”。别墅所在小镇无疑是美的。家家瓜果满园，户户花草拥径。四方环山，无山不绿，八方来风，无风不清。一条小河从小镇中间淙淙流过，河水一清见底，时见小鱼游踪。可是十分可惜，不少居民把垃圾倒在河边，极不雅观，更不洁净。于是我对邻居抱怨，旁边就是镇政府，镇里不能出面建几个垃圾点吗？年老的邻居说：“他们能干这个？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一百来号人，天知道在那楼里干什么？”虽然同川端所谓美丽的极致是悲哀毫不相干，但其中的确有一种悲哀——镇政府像《雪国》主人公岛村那样“无为徒食”固然是悲哀，而一方面，居民的不自律不也

是一种悲哀吗？

小镇的另一悲哀表现在我的初中老同学身上。每天清晨五点左右，就有叫卖声从门前响起：“黄面饼、豆面卷子！”一天起得早，出门去买。这位五六十岁憔悴的老者往我脸上盯视有顷：“你是林少华吗？”我说是，是啊。“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同桌啊！”四十五年前的记忆依然复苏。原来是班上数学最好的同学！他说他当了一二十年代课老师，两次转正机会都因没同教育局“明白明白”而被刷下，以致现在以此为生，“贩夫走卒，我是贩夫啊，少华！”说罢一声长叹。

以后半个月，每次听到叫卖声，眼前就浮现出当年那个数学秀才的少年面孔，想到他用来计算黄面饼豆面卷子价格的数学才华。他的人生是“徒劳”吗？是“悲哀”而“徒劳”的吗？如果是，未尝同他者政治上的某种不洁净有关。

再过两三个月，“别墅”所在的这座美丽的东北小镇就是真正的“雪国”了。老同学还会叫卖吗？

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

爱个满脸的笑



林一苇，童话作家，收藏家，装置艺术家，生活家。最想成为慈善家。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捐赠者，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收藏的邮票品种和数量获吉尼斯纪录。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国人很少有人将爱情当做事业？记得某年某月某一天，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非常懂得感情的朋友，我们正在咖啡馆里聊天，她突然激昂慷慨地对我说：“当我老了，我希望我可以说我这一生从没有停止追求真理的脚步。”天啊，她的话让我惊呆了，我半口咖啡吞在嘴里差点没有喷出来，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十几分钟后，我终于醒过神来，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有这样一个地方，当人们老了，他们会这样说：“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我可以天天托着腮帮子看天，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我可以天天窝在咖啡馆里做梦，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睡醒了随手就可以抓一个西红柿吃，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可以关掉手机走进任何我想去的饭店，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可以随时在一棵想卧的树旁边卧下，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可以谈几十年恋爱并一次次很痛苦很真诚地失恋，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我从来没有出卖我的幸福——爱情、美食、性。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我可以好好地爱着一个人，并把爱当做宗教，我天天敬爱和膜拜她……”

这个地方叫沃尔福，沃尔福在

加拿大。

沃尔福像一个小宇宙，那里有一个独特的气场，一进入那里，你就会变得特别慵懒。那里的负氧离子实在太多，一不小心就会呛住；那里的空气实在太新鲜，一进入那里你就想张开大口呼吸；那里的天空实在太广阔，一进入那里你就想跟着白云走几圈；那里的路实在太干净，你看到就忍不住想躺下；那里的一切实在是太美了，一走进那里你就忍不住想谈一次纯粹的青春的恋爱。那里是生长、发育、栖息爱情的地方。

一个老人这样对我表达：你看每片枫叶都是满脸的笑。

沃尔福在加拿大西南部，如果用经纬和坐标形容它的位置那是十分无趣的。实际上，在语言出现以前它就在哪里，它就有许多枫树，就有很多河从枫树中间流过。就有枫树流蜜，在树上结成蜜蜂喜欢的枫糖。就有很多小鸟和飞虫，它们轻盈得像一个梦幻，很多人一走进那里就不愿意出来了，外面多么大声的呼唤多么巨大的诱惑也不能让他们动摇，他们说：

爱美的人应当在此老去。

也许美丽的地方一定都被神赐吧，反过来说，因为这里无所不在的美丽，神也愿意懒在这里无所作为且可以得到荣誉。在沃尔福呆了7年后，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爱情圣地呢，百年来这里从来没有一桩破碎的婚姻，这里的人都认为爱与奉献是一种自然的事。真的？真的？真的吗？我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拍着桌子问，一个老人笑着眯着眼向我点头：是的。

你们是怎么看爱的？

“爱个缘法，爱个当龄的人，爱个满脸的笑。”老人说。

哦，我似乎明白了，我仰着脸看着天傻笑。在这一刻，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在那些明净的阳光下，在那些相信传奇的枫叶里，在那些每一个面容都会笑的空气里，爱就是个美丽的缘法，爱个缘法，爱个当龄的人，爱个满脸的笑，是多么美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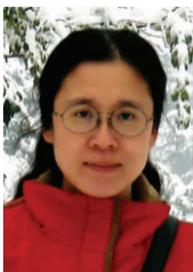


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 珍藏邮票展示

2001年，加拿大发行了一枚玫瑰邮票，邮票设计得极其华丽，设计者选取加拿大最古老的玫瑰表达爱的悠远。他们在发行公告里以“爱的缘法”提示玫瑰所暗示的关于爱的词语：真爱、愿意、忠诚、坦然、害羞、笑容、甜蜜、慵懒。

纸春秋 路也专栏

小学一年级女生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那一年是哪一年？为祝贺我上学，姥爷给我买了一双黑皮鞋，是那种方口的，系带的，牛鼻子样式的。这双皮鞋影响了我一生对于鞋子的审美观，直到现在，我买皮鞋几乎还是只偏执地认可这类方口系带的样式。在那个城乡交界处，我穿皮鞋上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家路上，被同班同学围攻着打了一顿，还编了“小皮嘎，哒哒哒”的顺口溜来嘲笑我。我气得回家就把皮鞋脱掉了，发誓不再穿。夏天时不少小孩光着脚丫子去学校，在我看来很时髦，于是我出了家门就把塑料凉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脚丫子走路。我走到学校门口了，面对敞开的校门，不是抬腿迈进去，而是绕开它，重新选择我自己的进入校园的方式，一是绕到学校后面的玉米地里钻墙洞进去，二是紧挨着校门，从旁边爬墙进去。就这样我把上学之路弄得曲折，有点惊险，我自己则像个女游击队员。

班主任老师丁在课后念神童宁珀和谢彦波的天才故事给我们听，我感到自卑，人家像我这么大时，可

不是光想着爬墙头钻地洞。音乐老师H，长得漂亮，一边踩着风琴一边教我们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很崇拜她，就唱得特别卖力。我多么崇拜H老师啊，连她的的确良衬衣一起崇拜着。可是，我的崇拜在某一天里大打折扣以至消失。有一天课间刚刚结束，已经打过上课铃了，我忽然想起，我光着跳橡皮筋了，该去上厕所却一直憋着还没来得及去，于是冲向厕所。女厕所里面用一堵半截墙隔成了两部分，外面是女生用的茅坑，空间很大，老师用的茅坑躲在墙那边，像个私密的小耳房，以示师道尊严。现在厕所里一个人也没有，连臭味都静悄悄的，我对墙那边充满好奇，于是决定偷偷地用老师的茅坑来上一次厕所，感受一下到底与这边的学生茅坑有何不同。我把脚步放慢放轻，充满尊敬地走了进去，天啊，H老师在那里，她朝着我点头微笑，可是我笑不出来，从我站立的角度，恰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敬爱的H老师正在大便！我什么招呼也没打，赶紧把

头缩了回去，忘了我上厕所是做什么的，又憋着尿一溜烟跑了出去。我跑回教室，大家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喊了“报告——”一屁股栽到了座位上，我悄悄对同位说：“H老师还拉屎呢，我亲眼看见的。”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有损我名誉的事件。一天下午自习课，老师不在教室里，忽然有个小胖男生出于恶作剧跑到了讲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逗大家笑，最后，他可能觉得光扮鬼脸不过瘾，干脆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他的小鸡鸡。女生们都装作没看见，却臊得赶紧把头低了下去，有的脑袋都快碰到桌面了，有的恨不得把头夹到两腿中间去，胆子大些的就像受了欺负一样小声地骂着，而男生们起哄鼓掌，乐不可支，于是小胖男生更加威风地在讲台上巡回展览他所拥有的那个身体器官。其实女生里有一人没有把头低下去，自始至终盯着讲台上看，充满好奇地看，专注地看，并且还跟着男生们一起拍了巴掌，那个女生就是我。忽然我感觉不对劲，

大家都不往讲台上看了，男生女生全都把目光转向我，我成了大家起哄的对象，我听见大家说“她流氓”，直到说得我惭愧地低下头去。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人说那个跑到讲台上当众脱裤子的小胖男生是流氓，我这个并非主动的观看者反而成了流氓。就这样，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有了一次“生活作风问题”。

我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末由老师指定当过一次三好学生，这是我漫长的学生时代或许还会是在整个一生中当所获得的唯一一次政治荣誉。我把那张奖状挂到墙上，直到挂得褪了色起了皱，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烂纸，还是不肯摘下来。我实在没能料想到的是，从此，所有政治荣誉便都与我无缘了。我入少先队成了问题，第一批没有我，第二批还是没有我，脖子前总是系不上红绸子。老师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念到我的名字时，几乎没有人把手举起来。期末，老师在我的家庭通知书的操行评语一栏写道：“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